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格物通卷九十

明 湛若水 撰

省國費三 冗官冗食冗兵冗役附

隋文帝開皇三年十一月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楊尚希曰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已衆資費日多吏卒增倍租調歲減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良蘇威亦請廢郡帝

從之甲午詔罷諸郡為州

臣若水通曰古之立官也所以養民今之為官也所以養於民古之養民也寡今之養於民也多此治亂之由分也况其賢不肖之不齊而盜諸民以自私者曰益暴也是古之設官也將以利民今之為官也將以暴民此楊尚希之請損於隋利民之大者也後世又不但郡縣之多至於濫設之官又有不可勝計者國計安得而不困民財安得而不竭也哉伏惟聖明

察其冗員而損之天下幸甚

隋文帝仁壽三年史臣曰帝自奉養務為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宜補用自非享燕所食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大夫率衣絹布不服綾綺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金玉之飾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户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臣若水通曰儉之為德其至矣一人倡之則萬民化

之一人倡之則國有餘財萬人化之則家有餘食衣食足風俗淳禮義興而户口增皆儉之效也故克勤克儉禹以之興邦而創業之君未有不法禹而興者也及至承平之主則侈肆無度葢未睹於廢興存亡之機在儉侈之間耳人主可不監於此乎

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哂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耻爾朕當去奢省費輕

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内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若水通曰太宗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有四善焉寡欲一也足國二也裕民三也止盜四也行一事而四善集焉人君安富尊榮之道也善謀國者何憚而不為哉

太宗貞觀元年二月分天下為十道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率來歸上皇為之割

置州縣以寵禄之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内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以民少吏多併省州縣分為十道臣謂非但為民少吏多而已吏多則食衆民少則賦煩以煩賦之民奉衆食之吏幾何而不貧以死去

而為盜為亂也哉省官以節用而安民乃為治之急務也為人君者可不念之哉

貞觀四年六月乙卯發卒脩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脩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

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戞摩火出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别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以用數十萬工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

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爾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若水通曰人主之於天下繫於一念敬肆之間爾敬則恭儉恭儉則土木狗馬之念不生財不傷而民安矣肆則驕奢驕奢則瓊宮瑶室之心莫制傷財而害民矣太宗初毀隋氏之宏侈而不免躬自為之豈

非始敬而終肆邪不然何一人之身而前後不同也向非玄素之諫唐不免為隋矣是故天下之廣居者仁也內有廣居之居則外之宫室不足美也不然人心之欲莫甚於此而興天下之害以致覆滅者亦莫踰於此也人主可不慎歟可不求其廣居而居之歟

貞觀十一年七月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

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户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

馬周又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

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役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未有不繫於百姓之苦樂也

臣若水通曰馬周二疏可謂切矣以國家之治亂繫於民心以民心之向背繫於賦役以賦役之煩簡繫於營造可謂切矣惜其未能以營造之豐約繫於君心之天理人欲耳故曰正其本則萬事理人君可不求正心之學乎

貞觀十一年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有被

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内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若水通曰孝經云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太宗於是乎幾於危與溢矣笵

祖禹云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向非魏徵之諫則太宗必遂忘其貧賤之時而侈富貴之欲何以保其有乎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魏徵之謂也

貞觀十一年七月乙未車駕還洛陽詔洛陽宫為水所毁者少加脩繕纔令可居

臣若水通曰洛陽之水壞宫室固也使復少有興作則時荒費廣民不聊生為害尤甚是又洪水滔天之

患也太宗四年六月因張玄素諫營繕洛陽即為罷
役而云他日以事至洛陽雖露居無傷也今復令少
加繕脩豈前日營造之念其根復萌哉人心惟危此
之謂矣
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萬
衆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
之所能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劒南獨無寇盜屬者
遼東之役劒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

帝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强偉於劒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九月遣張士貴梁建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劒外騷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

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善戰者服上刑為其殃民蠹國之甚也太宗逞其喜功好大之心而不知兵行必巨費費出於民而民心離費出於官而公用窘無一可者夫以四方底定乃復爭利於海嶠小夷殘民力竭國用民脂而為之至於離散而不惜猶以皮膚而困心腹也其亦惑甚矣哉

充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兹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畧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又曰雖復茅茨示約猶興土木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曰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臣若水通曰太宗之初亦崇簡約矣不旋踵而事征伐崇興作尚玩好者何邪克念與罔念之間也鮮克

有終此其一矣夫徐惠一婦人爾其言固可傳之萬世也後世之君豈可復蹈太宗之失而重遺徐惠之笑哉

唐高宗乾封二年六月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頻征伐四夷廐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廐馬數千匹

臣若水通曰高宗親承帝範於太宗而不能戒其淫侈之念以耗邦儲殘邦本何邪天理難明而侈欲易

縱也雖然太宗亦躬自蹈之矣故人君欲示節儉於子孫者必自身心始矣

高宗總章二年秋八月詔以十月幸凉州來公敏獨進曰隴右戶口彫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誠未為易上善其言為之罷西巡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後世之君遊幸無度勞民傷財殊非先王巡狩以為民者矣高宗欲巡視遠俗而宰相以下莫敢諫止獨得來公敏

數語以寢其行遂寛下民百端之供億仁人之言其利溥矣

高宗儀鳳三年九月上將發兵討新羅張文瓘輿疾入諫曰今吐蕃為寇方發兵西討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勝其弊上乃止

臣若水通曰張文瓘真忠臣也卧疾于家猶不忘東征之諫幸帝寤而止焉則上而愛君下而惜民公私之益皆得之矣謹録之以為後世之君臣告焉

嗣聖十四年十月狄仁傑上疏以為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畧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横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遐荒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方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土不足增賦獲其人不可耕織茍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

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蜂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為天所祐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摇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

臣若水通曰興大役於不毛之地冗兵也動廣費於

虛弊之餘害民也夫兵所以衛民而反以害民豈國家之利也哉狄仁傑舉秦皇以為窮兵極武之戒舉漢武以為息兵罷役之勸誠至論也人君有安國子民之心者尚潛玩焉

嗣聖十七年太后欲造大佛像狄仁傑上疏諫曰比來水旱不節當今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哉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臣若水通曰武后佞佛所費不貲府庫為虛民不堪命矣而仁傑從容數語竟寢大像之造國用以省民勞以息仁傑之有功於唐也豈可以一二計哉

中宗景龍元年九月蕭至忠上疏以為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粱肉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冗員倍之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狥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

上雖嘉其意竟不能用

臣若水通曰蕭至忠謂不可以公器為私用惜名器也其言當矣至謂可富之金帛食之粱肉則國費濫矣奚可哉蓋名器之濫壞禮傷化也而國費之濫傷財害民也國家之患濫名器為上而侈國用次之然而致虛耗成敗亂未有不由此二者其失均耳故明主愛一顰一笑藏弊袴以待有功今至忠之言猶紾兄之臂而奪之食乃謂之姑徐徐云爾

中宗景龍二年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辛替否上疏諫曰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闕

疏奏不省
唐睿宗景雲元年五月辛替否上疏以為近年以來水旱相繼兼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陛下豈可不計當今府庫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臣若水通曰世濟其惡豈中宗睿宗之謂乎中宗不恤疆埸之費而為如來營寺塔睿宗不懲中宗之失不恤饑饉之災而為二女造觀糜費不貲以吕元泰

辛替否切直之言而不能用惜哉謹錄之以為節用愛人之君告焉

睿宗景雲元年八月姚元之宋璟及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

臣若水通曰國家設官所以為民而保其有者也斜封官始於韋后及二公主私門之啓所以空府庫而耗民財者亦已甚矣睿宗在位雖無可稱而能聽姚宋畢構之言革先朝之弊政其有利於國豈可誣哉

唐玄宗開元二年五月己丑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有戰功及别勑毋得注擬

臣若水通曰官冗則費多而况乘之以饑饉乎玄宗罷員外官則歲雖饑而其費省可謂能自損以從天時初政清明此其一端也然又有所謂别勑者得無開他日之門乎譬之去草猶留其根其後滋蔓日長而淫侈無厭宜矣

玄宗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

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寖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若水通曰自古疆域之廣莫過於唐至開元時海內安富行萬里者不持寸兵供億不煩可謂盛矣使帝清心寡慾不至侈費而後人繼之唐雖至今猶存可也奈何侈欲一萌而邊將益兵供億十倍日益月

盛公私勞費而民困始極及漁陽倡亂父子顛越自是紛紛多事而帝以憂殂子孫曽𤣥疲於奔命以至河北陸沉沙陀囊括其禍皆𤣥宗始之也兵力之衆疆域之廣安足恃哉

代宗大歴二年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為章敬寺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財不足用奏毀曲江及華清宫館以給之費逾萬億

臣若水通曰代宗身所御衣必浣染再三其自奉可

謂儉朴矣至乃信朝恩之惑而大營佛寺浪費民財以至此極何也蓋人主之德不以一己之儉為可貴而以無所不儉者為切要也否則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豈人君之大德哉

大歷二年高郢上書畧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又曰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又曰陛下當卑宮室以夏禹為法而崇塔廟踵梁武之風乎又曰古之明王積善以

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

臣若水通曰高郢之言抑佛寺之崇重民財之惜諄諄於人鬼禍福德怨之辨意亦至矣夫以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若夫崇佛以傷人財徼福而反生禍為人君者盡亦反其本矣

格物通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九十一至九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監生臣李學曕

格物通卷九十一

明 湛若水 撰

省國費四 冗官冗食冗兵冗役附

唐德宗建中四年五月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南諸軍環淮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帝憂恤將士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

之各出境纔踰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者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筭入人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若水通曰德宗憤王靈之不振而思有為則當省費休養足食足兵而民信俟時而動則可以制梃而鞭笞天下之不庭一詔所出而從命所謂丕應徯志者矣顧乃不然無故而動十六道之兵出境環戍所謂冗兵之尤者也諸將士出境而止以叨兼三人之給所謂冗費之尤者也以冗兵動冗費而間架除陌之征起焉其殃民禍之尤者矣邦本蹙絕愁怨聲聞彼强鎮者方幸災樂禍而起乃至陷都邑迫乘輿呼

而謂民曰不奪汝商稅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

德宗至是星行露宿求稅駕於旦夕而不可得况望

其振王靈乎宋儒范祖禹曰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

不息必有意外之患真知言哉

建中四年八月翰林學士陸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内

變乃上奏其畧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

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

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其本

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矣又曰人揺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畧曰今關輔之間興發已甚宮苑之内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請追還神策六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税則冀已輸者弭

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揺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若水通曰書稱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甲冑啟戎干戈省躬蓋以兵動干戈則糜國用虐生民矣是以聖人戒之德宗喜功而窮兵然窮兵則好貨好貨則橫斂橫斂則民亂民亂則禍生而危亡至矣陸贄見微知著而盡言之冀其改也乃猶不悟不思民財匱則心傷民力竭則心悖趙襄子所謂竭民膏血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者也卒之涯水操戈大呼不

守贄之言驗矣後世之君知以德宗為戒而節省國費盍有取於贄之言哉

德宗貞元三年閏五月庚申大省州縣官員收其禄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

臣若水通曰德宗從張延賞之言大省州縣官員而李泌乃請復之其言曰户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而冗官不減此所

以為未當也葢設官分職以為民也冗職可減也有職不可減也夫𣙜官之禄以給戰士延賞之計行得損益之宜矣李泌之言以冗官易州縣之官亦權時之宜不失公私之利未必不為得也夫增其所宜增減其所宜減者其在人君秉吾心之權衡而為之輕重乎

憲宗元和六年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

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請勑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

臣若水通曰傳有之官多則民病病在剝食其膏脂也夫設官之多至唐極矣吉甫所謂以三分勞筋苦

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是已然則民何為而不困財何為而不竭邪人君能於其可去者去之亦足財裕民之大道也

穆宗長慶二年春正月中書舍人白居易請詔光顔選諸道兵精鋭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惟虚費衣糧兼恐撓敗軍政故也今既祇留東西二帥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

令報父雖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既易支持自然豐足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䟽奏不報

臣若水通曰選省冗兵則兵精而用節其養豐其氣充其志一如銳小之人精神充滿遇豐大而寡力者必能出入之矣則亦何戰而不勝哉居易之論可謂盡之矣為國家事計者其思之可也

敬宗寳歴二年三月罷修東都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脩東都宫闕及道中行宫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廵幸自多難以來兹事遂廢今宫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歳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凑皆請以兵匠助脩東都三月丁亥勑以脩東都煩擾

罷之

臣若水通曰脩東都煩擾此義理之説羣臣之所已言也朱克融王庭湊請以兵匠助修此禍福之釁事機之所已動者也史言脩東都之役非以羣臣論諫而罷特畏幽鎮之稱兵而罷爾臣謂是未得盡其情也夫義理之心人孰無之言之不悟者必有所蔽爾及夫禍患之機警發而通之則沛然矣雖然自古拒諫之君固由其心之不明抑亦進言者過於訐直有

以激成之也然則敬宗罷東都之役以息傷財害民之患豈亦裴度諷諫之力歟嗚呼此人臣所以貴於諷諫也

宋真宗咸平三年正月帝至自大名上之在大名也詔諭丁夫十五萬脩黄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其十六七

臣若水通曰脩河非冗役也至於丁夫十五萬則役至冗矣夫役冗則罷民力竭財用斂衆怨而揺國本

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可不愼哉

宋仁宗寶元元年六月詔省浮費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宫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禄賜毋得輙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禄廪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揺人心宜申諭之

臣若水通曰易云損上益下民説無疆仁宗此舉則上雖損君之服用而君道愈光下則子庶民體羣臣

而臣民說矣其誠賢君也哉

宋仁宗皇祐元年八月汰諸路兵文彥博龎籍建議省兵衆以為不可帝以為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陜西及河北諸路羸兵為民者六萬減廪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陜西兵屯内地以省邊費

臣若水通曰紓國家之急莫如豐財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蠹財者而已國有冗兵乃蠹

財之尤者而去之則老弱無能不得以幸食財不求益而自無不益也以此推之則汰兵者務實食其力夫兵實食其力則財不虚用豐財之道也

徽宗政和五年六月作三山河橋先是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伾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征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未幾水漲橋壊

臣若水通曰先王之政歳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不過因時而脩之以利民爾至於三山二橋者

役夫數十萬非冗役害民者乎自古國家之亡未有不由於奸邪奸邪亡國之計未有不由于大興作以肆遊觀開邊隙以邀事功酷聚歛以誇富侈如蔡京之爲以蠱惑君心者爾噫明君能知奸邪之蠹國必遠而去之則公私不費而安富尊榮之福自臻矣

宋理宗寶祐四年九月監察御史朱熠乞汰冗吏不報熠言境土蹙而賦歛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員之奉禄今

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邉郡則有科降支移内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寛民心必汰冗員帝嘉之而不能用

臣若水通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極矣官得其人而禄有餘裕是以分田制禄上下相濟而不相病也理宗之時疆土蹙而賦斂日繁如貫似道史嵩之麾下干進之吏不知幾百誠如朱熠所言者矣使理宗嘉其言而用之剛明獨斷則

費省而民富兵强恢復之圖亦不難遂矣

元成宗大德七年詔蒙古軍居山東河南者免戍甘肅

簽樞密院齊諾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南甘肅動

涉萬里每行必鬻田産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

發困苦日甚今日邊陲無事而虚殫兵力誠為非計乞

以近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為贖

其田産妻子從之

臣若水通曰山東河南之去甘肅萬里自此往戍豈

特鬻田産賣妻子而已道途之勤饑寒之苦風土之不宜縱脱死亡亦皆痡憊以若愁思妻子之衆就死氣息奄奄之餘而攻守焉其奚以能支敵哉夫枵腹待哺于國有傷而剜肉醫瘡于彼何補元成宗以邊陲無事不欲虛殫兵力免河南山東之戍而以近甘肅之兵代之上以節國用下以全民力誠得計矣

元武宗至大三年冬十月詔減宫人膳尚書省言宣徽院廪給日增儲偫雖廣亦不能給帝曰比見後宫飲膳

與朕無異其覈實減之

臣若水通曰元武宗因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儲供不給乃併後宮飲膳而覈實減之此可謂賢矣或曰人主苟有天下之大惠則後宮飲膳之小費奚用減焉夫一飲一膳民膏民脂故人君欲節用而愛人必自身自家始矣故禹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豈禹以天下不能周其身哉武宗之心本亦何異於禹之心也誠見所以飲膳者皆吾民之膏脂也宮人可

以薄其口腹不可使吾民之剝其膏脂故感於尚書省之言而觸其不忍人之心爾嗚呼以此心而節天下之財則天下安得不樂從而風動者哉後之論世者不可謂元無人也

宋儒程顥策云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歲幣之遺重乎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厚乎為今之計兵之衆豈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歲幣之遺豈能遽絕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

禁其末而驅之農無用之供厚則在絶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

臣若水通曰四者散財之流也取於民者其源一而已矣夫取之者一而散之者四譬之一源而四流欲水之不竭不可得也一木而四蠹欲根之不拔不可得也令之欲省費者省其流而已矣是故其流塞而源之來自無窮矣夫財國之本也無其財則國非其國矣故人君節用之為貴焉

楊時日錄王安石曰臣見陛下於殿楹上蓋氈尚御批減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費於結絡上曰本朝祖宗皆愛惜天物不忍橫費如此糜費圖作甚漢文帝曰朕為天下守財爾安石曰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為過當守財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臣若水通曰安石主行新法爭天下之利以富國矣至此又開人主侈用之端何邪充其說不至於取之

盡錙銖用之如泥砂者哉且謂人主若能以堯舜之政澤天下之民雖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輿不為過當夫堯舜土階茅茨禹惡衣菲食文武卑服未聞行堯舜之政者而反竭天下以自奉也安石之學術可見矣嗚呼世常慮有臣而無君當是時有其君矣而臣莫與之將順其美禁其欲而反有以啟之傳曰畜君者好君也安石豈有愛君之心乎噫其亦不忠甚矣惜乎神宗惑而不悟爾後世近君之臣當以安石

為戒焉
楊時經筵講義有云思愛人必先於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儉而或至於廢非所以為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
臣若水通曰財者民之膏脂也故至仁之君兼所愛必兼用節節其膏脂則愛其身也至矣節其財用則

愛民也至矣故觀其所節而其視民如傷之仁可知矣用之者節故能取之有道恭儉之君也傳曰儉者德之共也夫儉君子之所尚也而不當於義焉則亦固而已矣是故儉所宜儉中正之道也後之人主其試思之

楊時述周憲之奏云比年以來吏多額外而行移者多違日限故中外以為病今若依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則無冗員滯事而得併省之實効矣

臣若水通曰冗吏所以耗財者也在人主沙汰節制之爾若楊時之言可為萬世省費之法矣

張栻曰紹興六年王司諫譜進對言陛下憂勤恭儉圖濟中興往歲金翠之禁自內庭始天下風靡而近者庫藏供瑇瑁坑冶採青綠未必以為器玩設飾之用然恐下之人妄意好尚緣類而至願深戒明皇之失終始惟一以永無疆之休

臣若水通曰慎厥終惟其始則治可成業可保矣昔

者唐明皇即位之初焚錦綉珠玉於殿前致開元之治其終也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而天寶之亂幾不能自免是皆不能慎終之咎也貽譏後世宜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知慎終之難為人君者尤宜戒謹也

國朝辛丑七月甲子宋思顏曰近句容有虎為害上既遣人捕獲之今豢養民間飼之以犬無益太祖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官

臣若水通曰書云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人君奉天以愛民惟去其民害而已矣茍以養民之物而養害民之獸則是違道逆天也豈為君之道哉惟我太祖高皇帝仁聖天縱有不忍人之心故一聞思顏之言沛然除之書云珍禽奇獸不畜于國此之謂也聖子神孫所宜視法焉

乙巳春太祖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

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故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為戒之冀得精鋭庶幾有用也

臣若水通曰兵貴精不貴多不精而多是冗兵也冗

兵是冗食也耗國用傷民財莫甚於此者是故兵不可廢也在精之而已矣太祖深知其義是以親試將士分隊習戰驗其勇怯等其賞勞所以精其兵而省其食不使蠹國害民也可謂得豐財之道也由今觀之行伍之兵老幼衰弱冗濫害財之患亦有識者之所深憂也聖明尚體察於一念之間以太祖之言勇決行之則去冗兵以節餘財其不致久安長治之休也哉

洪武元年十一月中書及禮部定奏天子親祀圜丘方丘宗廟社稷若京師三皇孔子風雲雷雨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賢等祀則遣官致祭郡縣宜立社稷有司春秋致祭庶人祭里社土穀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竈載諸祀典餘不當祀者並禁止太祖皇帝諭之曰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如庶人陌紙瓣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也若國家倉廩府庫所積乃生民膏

脂以此為尊醪俎饌充實神庭徼求福祉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為國為民禱祈如水旱疾疫師旅之類可也臣若水通曰語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財出於民傷財則害民矣茍以非禮之神祀而費有益之民財智者固如是乎我太祖高皇帝有見於此諸不在祀典者並禁止之嗚呼庸君世主之陋習一日盡革斯世斯民何其幸哉

洪武元年十二月上退朝還宮皇太子諸王侍上指宮

中隙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為遊觀之所今但令内使種蔬誠不忍傷民之財勞民之力爾昔商紂崇飾宫室不恤人民天下怨之身死國亡漢文帝欲作露臺而惜百金之費當時民安國富夫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爾等當記吾言常存儆戒

臣若水通曰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書云慎乃儉德惟懷永圖祖考者子孫之所觀法不可不示之以儉德也教家以儉其後猶奢教家以奢其弊可勝言

哉觀太祖謂宮中隙地不起亭臺為遊觀之所財無浪費矣但令種蔬地無遺利矣是克勤克儉也至於以商紂之奢漢文之儉判治亂之原指之以示太子諸王不惟家法之善實有以培植宗社之大本也其崇儉防奢之意深矣聖明率由祖宗之家法尚當求之於心焉

洪武五年九月上念驛傳重繁故元之民有役馬夫而至破家者乃諭中書省臣曰善治者視民猶已愛而勿

傷不善者懲欽誅求惟日不足殊不知君民一體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豈能獨安厥位乎譬之馭馬者急銜勒厲鞭策求騁不已鮮不顛蹶馬既顛蹶人獨能無傷乎元之末政寛者失之縱猛者失之暴觀其驛傳一事盡百姓之力而苦勞之此與馭馬者何異也豈可蹈其覆轍邪自今馬夫必以糧富丁多者充之庶幾其力有餘有司務加存恤有非法擾害者罪之

臣若水通曰伏覩我聖祖因元驛傳害民之弊而哀

矜之至有視民猶己之諭聖祖之心即文王視民如傷之心也及以君之治民如以人馭馬銜勒鞭策求騁不已則傾蹶同之至切矣至於寬猛暴縱之言非執中御民之道乎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乎今之民力民財日蹙矣聖明尚思惟於一念之間節其力以厚其財省其役以阜其生則上下充足而治安矣祖宗丕緒可永於無疆焉

洪武八年九月詔改建大内宫殿上謂廷臣曰唐虞之時宫室朴素後世窮極侈麗習尚華美去古遠矣朕今所作但求安固不事華麗凡雕飾技巧一切不用惟朴素堅壯可傳永久使吾後世子孫守以為法至於臺榭苑囿之作勞民費財以事遊觀之樂朕決不為之其勅所司如朕之意

臣若水通曰人君欲固邦本不可不節財用欲節財用不可不去冗費是故臺榭在所可無而宫殿在所

當建也於其所可無者而興作與其所當建者而華飾皆足以費財而害民也太祖知之傷今追古節費裕民敦朴垂後之意至矣儉德永圖固聖子神孫萬世之宜法守也

洪武十三年五月命會寧侯張温雄武侯周武往河南理務時上以河南造周王宮殿恐軍民服役勞苦故命温等往撫之仍諭之曰河南將士疲勞多矣宜善撫之凡役萬人者可役千人役千人者可役百人使得更休

毋盡其力

臣若水通曰國之所以為國者民而已矣民之與國安危同焉故治國之道在節用愛人節用則稅斂薄力役寛民安而國亦安矣故寛一役則得一人之安薄一斂則民享一分之食力舒而財豐矣太祖受命而興為民造福者也觀其因造王府惟恐軍民服役勞苦乃命官撫之且諭恤勞減役使得更休以寛其力一念之愛天地生物之仁也聖明為國保民尚以

太祖為法

國朝皇明祖訓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人不足以使令其不自揣量来犯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諸部與西北邊境相密邇者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臣若水通曰此聖祖戒勿輕伐四夷之言也夫四夷

之人僻處塞外何係於中國之輕重也但後世人主有喜功之心輕兵數戰以殃其民以耗其國家何益哉故我聖祖切切以輕伐為戒其四夷邊境但選將練兵令謹備之天地包含之仁裁制之義並可見矣

天順二年冬十一月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英宗皇帝顧學士李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何如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減惟

慶成一宴歳不缺云

臣若水通曰我朝四節之中慶成其最大者也其三節則其小者爾禮之大者不可不宴禮之小者可以宴可以無宴與其宴而傷財孰若省之以從禮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侈用而至於害民豈人君之心哉我英廟省宴之舉遂為著令裕民足國其有既乎惟聖明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安民裕國之要在是矣

格物通卷九十一

格物通卷九十二

明　湛若水　撰

慎賞賜上

詩小雅彤弓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臣若水通曰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嘉賓指有功諸侯而言也貺與也大飲賓曰饗夫諸侯有四夷之功而獻之王

則王賜之弓矢以覺報宴此有國者之常典也詩言王者有弓其色彤然其體弨然受之弓人而藏之王府以待乎有功其藏之也重矣迨夫我有嘉賓敵王所愾而功在四夷者則中心實欲以此弓而與之夫與之出於中心其與之也誠矣然與不徒與也必鍾鼓既設一朝舉以與之而遲留顧惜之心不少懷焉又何與之之决哉是則始而藏弓以待有功之人則不敢輕及其推誠以錫有功之人則不敢吝葢藏

之重則必能不與其所不當與與之決則必能與其所當與藏之重而與之決王者賞功之大權當如是矣伏惟聖明留意於斯則賚與之際必致其謹不至於過而財用節矣

小雅采菽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臣若水通曰此詩采菽之首章天子美諸侯來朝而言其賞賜之意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

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夫濫賞則妄費妄費則傷財而耗國矣故天子因諸侯來朝而言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賜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駕之乘馬以為乘御之寵玄衮兼之黼裳以為佩服之榮則所以賜之者乃國家之常典亦賜所當賜而慎且重矣何嘗或濫及哉後之人主無公正之心賞賜出於私喜者多矣故武

庫之兵或賜於弄臣貂璫之寵或加於近侍或一媚而蒙千金之賞或微勞而冒爵邑之封不知賞賜之物雖出於朝廷而貢賦之輸實剥乎百姓也人君當存心於喜怒之正則賞不濫而財自舒矣

春秋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臣若水通曰書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者何也譏失賞也魯成公未有大功顯德而周簡王特遣召伯以賜之命非禮也書天子者君天下之稱夫賞罰予奪

自天子出者也故天子於諸侯終喪入見則有賜歳時來朝則有賜敵王所愾而獻功焉則有賜今魯成公免喪嗣位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歳而不來朝又未嘗敵王所愾而無功之可獻周胡為而賜命于魯乎魯胡為而受之于周乎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賜予者天之命也不當賜而賜之是謂僭賞僭賞是違天矣違天是失其所以為天子之道矣此春秋之所以譏之也歟

禮記王制曰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臣若水通曰此言古之天子廵狩所至見有功勞及於民有德澤布於下者則從而加其封域之制進其爵命之等所以報其功崇其德也夫賞罰之義人君非故厚薄天下也所以礪世磨鈍也蓋不賞不勸不罰不懲人無所用勸懲焉天下所由以不振也故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也夫賞賜必以其功德則賞賜之行非褒其人也褒其功德

也故賞以其功德罰以其罪惡已不得而私焉後世此義不明人君不以功德而取人惟以私喜而授賞則夫蒙其賞者亦輕之矣嗚呼古之賞賜也重後之賞賜也輕故賞愈重人視之愈輕而國家之財愈困則亦何益之有哉此今日不可以不慎者也

月令曰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臣若水通曰此孟春之令也天子於立春之日帥三

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東郊而還乃賞公卿大夫於朝又恐其恩未溥故命相行慶以賞有功之人又施惠布澤下及兆民慶惠之典遂行矣毋有不當所以謹之者至矣

周禮夏官司勲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勲詔之大功司勲藏其貳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夏官之屬掌司勲之職吴澄定以爲天官是也下同曰賞地者即當田在逺郊之内也王功如周公輔成王業其功最大故謂之勲也國功如伊尹保全國家其功次之故謂之功也民功者如后稷法施於民是也故謂之庸事功如大禹勤勞於事是也故謂之勞治功曰力如臯陶强力以制治也戰功曰多如韓信多筭以勝敵也凡若此者悉書其名于王之太常太常旗也畫日月於旗故曰太常

以旌其功又祭于大烝以報其功不但已也又以配享之功告于神藏于紀功之副以待攷若此則賞必以功而無功者不得以濫賞而國用節矣

夏官司士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臣若水通曰此夏官之屬司士所掌之職也然曰詔王治者告王以當治之事也有德者告王而爵之有功者告王而祿之有能者告王而任以事以至任職

之久者則定其餼廩之多寡不必告于王也然此皆以常職而食於上者至於賜則出於人君之特恩勵世之權也何常數乎夫有常者一定之制而無常者一定之義義之與比何常之有由是觀之先王之賞賚豈作好作惡為之哉

左傳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

辭賔荅曰寡君願徼福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臣若水通曰先君謂魯先君也大器謂珪璋也腆厚也徼要也魯公伯禽也下臣西乞術自稱不敢斥尊故言致諸執事節信也執珪璋為信故言以為瑞信致謂致玉也賄贈也西乞術之聘為伐晉也襄仲既

不欲棄二國之好而辭玉矣曷為而復賄之乎善其不辱命也賄以不辱命則其所賜亦有節而非無義之費矣

宣公十五年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

何不濟

臣若水通曰桓子荀林父也士伯即士貞子也微無也喪伯氏言邲之敗晉侯欲殺林父因士伯之諫而止也羊舌職叔向父也庸庸祗祗謂用所可用敬所可敬也此書康誥之言而言文王之克明德者如上所云也詩大雅文王之篇率循也夫先王之賞賜必有功德者乃施之士伯得與荀林父同受晉侯之賞何也蓋晉侯用荀林父而成獲狄之功荀林父則由

士伯而進用保全林父以成功者也以是而施諸有功之臣而推及薦賢為國之人則用為有義矣羊舌職之說是賞也不亦宜乎

襄公二十六年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臣若水通曰子展爲元帥鄭伯賜之享之皆以賞其入陳之功也先路次路皆周王所賜車也八邑三十二井也六邑二十四井也子産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予之故受三邑示不當受也不失禮謂不失其班次之禮也夫入陳之功首子展次子産其分固自有不同者鄭伯請于周而賞之似也然子産位在四則義宜賜二邑爾公賜之六焉過矣及子産辭之義也而卒受其三者以君之命亦義也故受之三則下不

至失禮上不至違君子産於義得矣鄭伯之賜子能
免過舉乎
襄公二十七年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
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
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
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賛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
卿
臣若水通曰公謂衛獻公免餘公孫氏衛大夫六十

指一乘之邑而言寗子名喜死謂死於禍為少師以免餘為少師之官也不貳謂事君無貳心也賛佐也命之勸獻公命大叔儀為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則知賞曰天命非人君所得私也衛獻與免餘之邑果天命之公乎葢其賞免餘者賞其能殺寗喜也殺寗喜者德其因之而返國也逐我者出納我者死此子鮮之所以終身不仕也免餘其可德之哉

國語周語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

馬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

臣若水通曰王勞之以地謂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隧

王之葬禮闕地為道故曰隧百姓百官族姓有世功者用財用也庭直也虞度也其餘甸服之外地也寧安也宇居也賴利也死之服謂六隧之民引王柩輅輕重布之貴賤各有等也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夫文公定襄王於郟其翊戴之功可謂大矣請隧宜無不從者然地可多與而名器不可以假人使襄王苟溺一時之私如其請焉則周之禍未可量也故孔子先正名之政重繁纓之惜豈徒然哉

周語王孫説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惟强故不歡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

臣若水通曰説周大夫魯執政惟强故不歡焉而後遣之者謂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强禦難距其欲故不歡悦而復遣之也夫賞錫者天王之殊恩自上而下者非可得而請也可請則恩褻矣叔孫僑如幣薄而

言諂宜王孫說豫有以待之歟故明主愛一顰一笑

況錫與之大者哉

魯語臧文仲曰善有章雖賤賞也

臣若水通曰章著也謂善之章著者也夫天命有德

所以懋賞也天命者天之理也故君天下賞一人而

千萬人勸奉天之理而得乎民之同然者也故賞惟

其善不惟其人奚貴賤之間是以刑賞不必徧於天

下而天下服者凡以得其心故也君天下者可不監

文仲之言乎

魯語仲尼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臣若水通曰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也無毋通服事也使毋忘所事也夫古之明王重一顰一笑親親賢賢各有攸當故分同姓以珍玉分異姓以遠物疏戚不踰其常親賢不失其倫以示不苟也後之賢君如漢文帝猶有鄧通銅山之賜況其下者乎操威

福之柄者蓋思所以慎其賜予哉
周顯王十八年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臣若水通曰詩云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此古昔帝王之所以待有功也必待有功則無功者不得以濫賞賞不濫則國用舒矣夫弊袴微物也昭侯以待有功則凡大於弊袴其肯輕以與人乎由是言之則昭侯

之能節用以足其國可知矣後之人君賞賜無度寧不亦可愧乎

漢章帝性寛仁篤於親親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又賞賜羣臣過於制度倉帑為虚何敞奏記宋由曰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

臣若水通曰予奪辭受義焉而已過焉濫也故上不濫與下無濫受上下相孚於義然後國家可保也上

過予下過受上下相誘於利則財困民離將并其有而亡之矣安能保其國家乎章帝數加恩寵於二王而羣臣賞賜無度則傷財害民矣何敞獨能言於宋由其亦忠臣愛國之心哉是故明君之賞賜不可以不慎焉

晉惠帝永康元年九月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錫之命也

臣若水通曰聖帝明王謹賜賚之禮所以防僭妄而生厲階也錫命賜予之大者也况九錫之命權臣肆姦之漸爾曹瞞司馬懿挾天子以令諸侯得非九錫為之祟乎漢魏之祚所由終晉亦可以監矣劉頌言之所以抑姦臣無上之心何其切哉

格物通卷九十二

格物通卷九十三

明　湛若水　撰

慎賞賜下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二月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勑旨獨不受及別勑既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故幣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臣若水通曰高昌之平諸將皆以功受賞者也阿史

邪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而太宗乃復以寳刀雜綵重賜之者何也旌其廉慎也夫廉慎美德也凡賜予之道德為上功次之夫以廉慎而受上賞旌其德也然則太宗之賜予豈妄施者哉

唐高宗顯慶五年三月皇后宴親戚故舊鄰里於朝堂婦人於内殿班賜有差

臣若水通曰賞賜所以酬功德以示勸也無功而加賞不惟不足以勸而又至於濫國財而耗國用其流

之獘有不可勝言者矣武后之賜親戚故舊鄰里及其婦人抑何名耶由是觀之竊政之漸蠹國之奸識者蓋已知其萌於此矣

唐中宗景龍二年夏四月癸未置脩文舘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優者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

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斯天下靡然好事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矣

臣若水通曰中宗之好游幸一費也宴宗戚二費也以賦詩之甲乙而為金帛受賞之優劣三費也大宴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四費也夫財源之出者一而其用流之費者四則國安得而不困民安得而不窮哉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户中宗時

太平公主至五千户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止千户皇女又半之皆以三丁為限駙馬皆除三品員外官而不任以職事公主邑入至少至不能具車服左右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户耶且欲使之知儉嗇爾臣若水通曰明皇裁損公主户封一則曰女子何功而享多賜明禄賞所以報有功也一則曰欲使之知儉嗇明多財所以累儉德也所謂愛之以德而兼有

節用之道矣户口之蕃其有自哉

天寶八載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

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若水通曰財者天之物地之利民之膏也故不能

以不用亦不可以輕用也傳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

傷惠有功者賞之可以與者也無功者不得以倖賜

可以無與者也故與不與用不用之間有義存焉爾

錫予之典在人君信不可以不慎也濫于侈用則傷

財以害民之膏棄地之利暴天之物而亂亡至矣明皇以國用豐衍取左藏之積賜百官賞貴寵無有限極可謂輕視三才之用而不知慎重者矣禍之所以不免而國之所以不競有由然哉

天寶十載帝命有司為安禄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禄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

裓裹禄山使宫人以綵輿舁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禄山盡歡而罷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若水通曰書云臣無有作福臣無有作威臣無有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言權不可下移也臣謂三者尤萌於玉食之僭名器輕濫而不已則威福之權下移又不已則簒弒之禍

起矣此國家之所以凶亂乎明皇之於祿山侈其第宅盛其幄帟聚其實器上擬王公殊無品制豈但玉食而已即由是威福之柄人自趨而成之不能已矣至於亂宫掖動輦轂禍四方逼京師乘輿播遷宗廟不守幾危社稷成曠古所無之大變而為天下笑豈非明皇賜予之過有以召之乎嗚呼真可以為萬世之大戒矣

肅宗至德元載九月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於

上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良娣自閤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於是上曰先生為社稷計也遽命撤之

臣若水通曰𤣥宗寵厚貴戚賞賜無筭所以致乘輿之播遷也肅宗宜鑒前愆而良娣七寶鞍之賜幾復蹈其覆轍矣頼李泌賞功之言一入深知為社稷之計遽撤其珠玉然則克復舊物再造唐室其係此一念出入之幾乎

肅宗至德二載春正月上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為今之計莫若䟽爵土以賞功臣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臣若水通曰書云列爵唯五分土唯三此先王賞功之典也夫賞功以土惠而不為費公而不私者也李泌言以官賞功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誠確論也

如裂土以封功臣則上之所錫有定分而不踰制下之所得有實利而非虛名夫下有實利而上有定分則又何損於國用何傷於民財哉

憲宗元和七年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刳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復有此將何以給之帝以語絳絳曰田興不

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慱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嘆曰崛彊者果何益

乎

臣若水通曰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言來而安之以德也孟子曰分人以財者謂之惠故安之以德者上也分之以惠者次也德者所以結其心惠者所以報其功非相餂以利私之也蘇轍言倡莫善乎私私也者厚賞以悦人心之謂則是小人之術以利相籠絡者之為也豈古之帝王賞予大賚之公哉唐憲宗從李絳之言出百五十萬緡

以賜田輿六州來歸之軍士百姓給復一年可謂能用忠謀不惑於羣議者矣已而歸順之功既賞而四方之不順者知勸固其勢也自時厥後元濟授首師道革面韓弘效力承宗歸疆亦其處之者有道也雖要之與安以德而心服者異然賞惠之於人國豈小小哉後之人君其尚知所慎焉

賈誼新書曰晉文公率師征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死得以隧

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

臣若水通曰古者天子葬用隧諸侯用縣禮也功懋懋賞諸侯有功爵之以地未聞以天子之葬賜諸侯也襄王能慎賞賜而不以禮許人此見周之禮樂猶在天子也

劉向說苑曰諸侯三年一貢士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尊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輿服弓

矢再賜以弓三賜以虎賁百人

臣若水通曰記云薦賢受上賞古者諸侯貢士有功天子嘉其進賢而懋賞之可見人主之賞必皆當其功也後世之君子奪一出於心之喜怒或有功而吝或無功而濫則何以為勸懲哉劉安世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惟聖明念之

班固白虎通曰禮記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户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

臣若水通曰賞賜者天子之大權也濫則國用以侈功過以混國用侈則民食艱矣功過混則風俗弊矣故王者必有九德九功然後有九錫行焉此古之天下所以平也後世曹操司馬懿奸雄之資皆假九錫以為狐媚篡奪之計可以為萬世戒矣

元順帝至正元年帝如上都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御史崔敬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鞍轡重惜天物為後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

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飛蝗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於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御閽寺之流乳稗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

臣若水通曰記云陳其宗器説者以為先祖所藏之重器若赤刀之類是也夫赤刀之微亦何益於理亂

之數而謂之重器以陳之祖廟何哉重先世之微澤也書曰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故寶器者上以陳於宗廟下以伸其親親者也元順帝當水旱飢饉災蝗之際不知修德節用以荅天譴而以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徧賜僕御閽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是不唯暴殄天物輕遺宗器賞不以功賚不以親而于世守之義亦安在哉嗚呼寶玉大弓之失春秋不能為魯定公貸其責而敝袴之賞以待有功史有取

于韓昭侯也人君茍能重其宗器而不輕用慎其賞

賜而不濫與則萬一國有大事有備無患矣

宋儒程頤曰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

位以無錢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

後苑見詩乃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

賞給至今因以爲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

數十年後可革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

臣若水通曰子産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

而不知為政又曰分人以財者謂之惠夫帝王之為治也有公平正大之體而已耳未聞以私惠也私惠所及有限而大政所濟無窮宋太祖初有天下許賞士卒人二百緡是以私惠嗛人也必至於無錢以償所許焉又必至於怨望而詩作焉又必至於郊時而賞給焉又必至於後世為例而不能去焉又必至於數十年之久而不革焉夫初有天下許賞郊時而例賞皆非有義之用也一啟其源而流遂至於如此然

則欲為天下惜財者其可輕於賚與也哉

國朝洪武三年朱友文為大榮衛知事初指揮張温守蘭州元將王保保兵圍城温率將士備守夜二鼓圍兵登城千户郭祐被酒醉卧不之覺廵城官軍擊却之圍既解温執祐將斬之友文諍之曰當賊犯城時將軍斬祐以令衆所謂以軍令從事人無得而議之今賊既退乃追罪之非惟無及於事且有擅殺之名竊以為不可温悟杖祐而釋之太祖皇帝聞之謂輔臣曰友文以幕

僚能守朝廷法直言開諭長官此正人也宜加賚予以勸其餘遂賜綺帛各五疋

臣若水通曰朱友文以正人受賞賞善也賞之當矣賞而當善則不善者不得以濫賞而國用不困矣此太祖高皇帝所以高出於漢唐宋之上也伏惟皇上以祖宗為法好惡以公則賞不濫而財用恒足矣

韓太初妻劉氏事姑甯氏甚謹事聞太祖皇帝遣中使賜劉氏衣一襲鈔二十錠官為送其姑喪歸葬旌表其

門復其家徭役
臣若水通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武王之所以興也夫孝善之首也太祖聞劉氏事姑甚孝賜衣及鈔非所謂善人是富乎此所以保有天下而垂裕於無疆也今天下未必無善者也伏唯聖明以祖宗為法而惟善是富焉則賞賜不濫而享安富尊榮之福矣
洪武十年二月學士宋濂辭歸瀕行太祖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太祖諭之曰朕最慎

于賞予嘉卿忠誠可貫金石故以是贈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太祖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叩首謝太祖復囑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内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孫慎護行

臣若水通曰學士宋濂乃開國之文臣所謂忠誠者也我太祖知之明而信之深矣賜以文綺之物旌其忠也表其誠也是故足以為天下之忠誠者勸矣是之謂惠而不傷也其賚與之不苟也如是哉

洪武二十五年二月辛巳頴國公傅友德請懐遠縣等官地九頃六十餘畒以為田圃上曰爾貴為上公食禄數千石而猶請地獨不聞公儀休事邪友德慚而退

臣若水通曰荀子以賞不當功為不祥也夫賞必以功無功而賞則僥倖之門開而祈請之風行在國則空其府庫之積在民則奪其衣食之源而亂亡之禍起矣非所謂不祥乎傅友德貴為上公食禄數千石而希恩無猒奪民利而不恤不祥之大者矣皇祖戒

諭以沮之而示以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之事則沮一人而千百人息於財用可節矣人君有志於天下之平治者可不慎乎

洪武二十九年九月大賚天下致仕武臣皇祖因嘆曰同歷艱難致有今日顧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等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至有墮淚者

臣若水通曰此太祖大賚致仕武臣而諭之之言也夫爵賞所以報功也然歷代人主常行於征戰之時

以為激勵勸功之地而我太祖乃大賚於致仕之日
而諭告之至皆出於念功念勞之誠無所為而為者
諸將之感激而墮淚也宜哉聖子神孫所當萬世憲
章而不失焉

天順日錄既上太后徽號復加贈其親及廕子弟數人
有為其次兄求陞者上謂李賢曰孫氏一門盛矣復希
恩澤不知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子弟官請數次
方允且不樂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

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亦不能救矣今若聞此必怒賢曰此足以見太后盛德

臣若水通曰書云車服以庸賞文治也詩曰彤弓弨兮賞武功也以戚里而侈爵賞於文武之功乎何有以予奪之義乎何居善哉太后之不樂可謂愛人以德親親之至者矣英宗之不與可謂能養親志者矣慈孝豈不兩盡也哉此我朝家法所以高出於漢唐之上也

格物通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格物通卷九十四 五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朱昕

謄録監生臣李學瞻

謄録監生臣趙廷麒

格物通卷九十四

明 湛若水 撰

蠲租

禮記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臣若水通曰藉者借其力以助耕公田也不稅者不取私稅也藉而不稅取以義也廛市地也廛而不稅者賦其市宅而不征其貨也譏察也譏而不征者察

異服異言之人而不稅往來之貨也時入者取之以時也所謂草木零落而後入山林獺祭魚而後漁人入澤梁也不禁不禁民之取與民共利也圭田者祿外之田也無征謂不稅之也所以厚賢也夫籍也壓也以時入也所以取之者也不稅也不征也不禁也所以蠲之者也其取之也以義其蠲之也以仁

國語周語芮良夫曰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故頌

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

臣若水通曰良夫周大夫芮伯也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極中也頌周頌經緯天地曰文言后稷播百穀以利民莫非中道陳亦布也錫賜也載成也大雅文王之二章言文王能布利賜民以成周道也夫利者天之所生百物之所為與天下共之布之可也專之則私其有也榮公好利而不知大難以

利導君其能免於難乎芮良夫謂王人布利於上下而引后稷周文以見布利於民者以懼難也夫專利者人之所怨也天下之怨歸之大難將至矣為人君者其輕賦薄斂蠲租以與民可也其可專利而斂怨以自及於難哉

漢文帝二年九月詔曰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臣若水通曰蠲租所以勸農事也勸農所以重國本也文帝恭儉仁厚出於天性勸農蠲租之詔實惠及於民矣當時之富庶豈無自哉

漢武帝元鼎四年六月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内史兒寛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税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

負輸租繦屬不絶課更以最上由此愈竒寛

臣若水通曰兒寛為政收租税時與民相假貸而租多不入國計若虧矣及有軍發以負租課殿當免而牛車擔負輸租繦屬不絶何其有餘也所謂藏富於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此其驗歟至唐陽城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葢有此風焉

漢光武建武十九年九月壬申上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歳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

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輙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年乎吏民又言陛下寔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臣若水通曰傳云君子大居正夫田賦自有中正之法國用給焉多則桀寡則貊非中正可久之道也南頓以帝鄉蠲租一歲恩亦過矣而吏民復有十歲之望何其不以天下之大公自待哉光武復增一歲則於篤舊之仁裁制之義庶幾兩得之矣

漢殤帝延平元年秋七月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虚飾之譽遂覆蔽災害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槀

臣若水通曰諱災飾穰郡國之不仁也宜置之罪而免其官則天下郡吏知崇飾者未必得福欺諱者未免得禍各有所警下情達而民受其惠矣而又令督吏覈實所傷爲除田租芻槀可謂軫念民困者矣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十二月有司上言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乃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

臣若水通曰傳云王人者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利而專之雖十室之長不可以為治況天下乎故古者藏富於民視其在民猶其在官也隋文帝謂寧積於民無藏府庫則似是矣然而至積無所容者非刻剥聚歛何以致之哉及其於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

減一則亦有意於民矣然必無所容積然後行之且有限地有限年有限分則所惠亦有限矣得為積富於民之道耶

唐髙宗武德八年八月甲子詔關内及蒲芮虞泰陜鼎六州免二年租調自餘給復一年

臣若水通曰蠲租仁政也每聞於創業之始而不多見於守成之時何耶豈創業之始用省於守成而守成之後用反費於創業之時邪節與不節豐儉之道

殊而敬肆之心異爾夫侈用生於欲欲生於逸逸生於無憂無憂則情勝欲動惟日不足矣尚何望蠲租之惠及於民邪

唐太宗貞觀元年六月山東大旱詔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

臣若水通曰國家之所係租賦為輕民為重有民則有賦矣有賦則有國矣唐太宗以山東大旱下賑恤之詔而免其今年租賦所以愛民者至矣貞觀之治

其有以也夫後世人君聞民之愁嘆而不加恤者於唐太宗得無愧乎

唐玄宗開元十七年十一月辛卯上行謁橋定獻昭乾五陵戊申還宫赦天下百姓今年地税悉蠲其半

開元二十七年羣臣請加尊號曰聖文二月己巳許之因赦天下免百姓今年田租

天寶六載春正月丁亥上享太廟戊子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制免百姓今載田租

天寶十四載八月辛卯免今載百姓租庸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財不在國則在民與其藏富於國寧藏富於民玄宗當開元天寶之間海内豐稔府庫充羸屢赦田租人皆以為有與天下同樂之意矣使其躬行節儉始終不渝國之安富可保於無虞也惜其驕於佚樂煩費倍興向之蠲之於屢年者一時取之殆盡昔之恭儉恩惠豈非聲音笑貌為之也乎有仁天下之志者宜以實心行實惠焉

肅宗至德二載十一月戊午上御丹鳳樓赦天下郡縣來載租庸三分蠲一

臣若水通曰祿山之亂民窮財盡天下蕭然不能聊生矣租庸之蠲實續民命夫肅宗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殭寇收復兩京百姓喁喁以望更生之福既而重之以此惠一時舞蹈之懽可知矣噫此肅宗所以成中興之業也歟

肅宗乾元元年二月丁未上御明鳳門赦天下改元免

百姓今載租庸

臣若水通曰乾元之民即天寶之末之民也昔也國稅困於征求今也私租獲其蠲免昔之怨咨今之欣悅特在一心轉移之間爾故肅宗克復大業無他焉以其能慰來蘇之望而收渙散之民心也記曰財散則民聚人君可不審察其幾哉

穆宗長慶二年夏四月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

逃户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臣若水通曰自古興利之臣急於征歛莫不以其忠於君而不知其不忠之大者也莫不以其益於國而不知其病國之大者也葢征歛則民怨民怨則國本危矣於國果為益於君果為忠乎張平叔奏徵逺年逋負使非李渤諫而止之則民怨於下其國家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後晉高祖天福六年九月吳越王弘佐即王位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内稅三年

臣若水通曰弘佐一方之雄爾量軍食既足尚知復租稅以寬民況萬乘之尊而富有四海者乎

周太祖廣順三年春正月乙丑敕悉罷户部營田務以其民隷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為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户部增三萬餘户民既得為永業始敢葺

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民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為

臣若水通曰周太祖利在於民猶在國斯言也其得先王之遺意乎尹起莘曰人主苟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矧如五代亂離之極尤賴撫養之仁周太祖之敕有四善焉罷營田之務使不為民擾一也以其田廬牛器永業見佃二也除租牛之課以寛民

三也地利數倍四也此亦可謂有恤民之心而能達之政事者矣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其周太祖之謂乎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吏請曰粃食鴈無為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其費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夫君者民之父母也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臣若水通曰食者飼鳧鴈也穆公言粟之在倉與其

在民於吾何擇深得君民一體之義矣今飼鴈者以粃而禁其用粟蓋粟可以養人而粃不可以養人也穆公蓋不使禽獸食人之食公私一視可謂仁矣吏之請其所見者不亦小乎雖然穆公茍能由是而充之仁義不可勝用惜乎其未能也已

柳宗元捕蛇者說曰永州之野産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瘻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

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慼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

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葢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

是哉今雖死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
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
以蔣氏觀之尤信嗚呼孰謂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
故為之說以俟夫觀風者得焉

臣若水通曰柳宗元之為此說所以警夫毒賦者也
蓋征賦常事也而捕蛇者觸之即死然而人有願為
此不為彼者豈人之情也哉然則賦斂之毒甚於毒
蛇可知矣蓋蛇可以技術而禦而征賦之慘不可得

而捏槩蛇毒或可幸而免而征租則不可幸而免也嗚呼今之為政者其毋使斯民畏之甚於永州之蛇也哉

陸贄奏議唐興元元年大赦制曰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望道路無聊汔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税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内屬此冦戎攻刼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税之半朕以

兇醜犯闕遽用于征爰度近郊息駕兹邑軍儲克辦軍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

臣若水通曰大兵之前必有横歛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夫横歛于人凶荒于天茍以常賦取民則民不堪命國必危矣德宗之時師旅之興日頻征歛之門日開幸而克復之餘能行寛恤之詔民復更生國脉不絶豈非散財得民之驗歟

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七月寛諸郡雜税帝曰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若稍與展免俟家給人足税歛自然易辦於是蠲廬光二州上供錢米汀漳二州秋税處州三縣被水民家紬絹鄂州舊額絹各一年又蠲四州積貸常平錢十三萬緡京西路請佃田租及州縣場務税錢

臣若水通曰高宗謂人知取之為取而不知予之為取何其得失之明也寛諸郡雜税誠所謂寛一分則

民受一分之賜矣然此特雜稅爾又安知其所謂正
稅者果能推此意而達之乎否也然則所取而不知
予之者尚恐無筭爾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夫必有
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自非有聖學慎德君
子又烏足以語此哉
宋儒楊時與胡安國書畧曰閬中二三年來盜賊羣起
上四州軍被害為甚夷傷之餘民力凋弊極矣蒙恩放
免紹興二年秋夏二稅及役錢一料非朝廷勤恤民隱

何以得此既而漕司檢准紹興令諸赦降放及倚閣税租者各不得過三分行下州縣依舊催納七分急於星火民被其澤方歡欣鼓舞未逾月遂轉而為怨咨良可惜也

臣若水通曰當是之時權臣竊國盜賊蜂起生民之塗炭極矣縱免秋夏二税役錢一料是猶為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税未及蠲而征之愈急是猶火薪而注之膏矣上有蠲免之名而下不被蠲免之實

遂使人君之令不足以取信於天下無信不立是又甚於乏食以死矣嗚呼國之有民民之有信猶身之有元氣也不以信治民是自賊其元氣也元氣亡而存者寡矣宋業之衰職此之由可以為鑒哉

楊時陳論政事其畧曰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視詔令為虛文爾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為盜者獨免租賦百姓何憚不為盜哉

臣若水通曰蠲租之道所以慰安土之民使不至流

亡為盜也必仁以行之信以成之然後可以有濟也若夫蠲除租稅仁矣而以放稅降官可謂信乎不信何以成其仁也不仁不信是以惠不施於安土之良而反施於流亡之盜是教安土而流亡為盜矣烏在其為蠲除也哉楊時陳論政事而拳拳於此者良有見也伏惟聖明一念之發仁如甘澤一令之行信如四時則天下幸甚

國朝吳元年正月太祖皇帝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

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益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温燠為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如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瓛對曰恤民王者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喜當何如太祖因嘆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

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

臣若水通曰古言王者以四海為家然未知言之有味也豈有一家之人饑寒不相恤者哉然而仁惠之施也必自近者始若太平等郡實我太祖皇帝開疆之首租賦之先矣親歷之地矜恤之政蠲免之仁在所先務之急者也若此者得非由我太祖存如傷之

心懷保之仁所發哉伏惟聖明心太祖之心脩太祖之政則萬世無疆之業端在是矣

洪武二年二月免租之詔凡三焉其一謂中原之民久困兵殘免山東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河南秦隴夏秋之稅山東二年其餘一年其二謂創業之初取辦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四郡免其租一年其三謂建都金陵以鎮江太平宣城廣德為京師之翼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城再免一年其廣德及滁州和州無為州亦與免一年洪

武三年三月又詔免應天以至滁和等七郡徽州池州
廬州金華嚴州衢州處州廣信饒州九郡及山東河南
二布政司一年四年五月又有免兩浙江西之詔五年
十月有免應天等五府之詔九年二月有免山東陝右
之詔十一年八月有免太平等六州宜興等四縣之
詔十二年有全免北平之詔至十三年乃下詔曰荷上
天眷佑君主華夏十有三年倉廩盈府庫充今民力未
甦凡天下今年夏税秋糧盡蠲免之

臣若水通曰此御製文集之言也夫我太祖登極之初干戈甫定凡百興作皆資於財然而免租之詔無歲無之蓋太祖不忍之心存於中故不忍之政發於外蓋有不期而必至者矣悲人窮以凝天命此豈非其大端也歟

洪武二十五年二月凉國公藍玉奏凉州衛民千七百餘户附籍歲久所種田畝宜徵其賦令輸甘肅上曰凉州歸附雖久貧民至今未甦俟年豐食足然後徵之

臣若水通曰語云既來之則安之所謂安之者莫其居止寛其徭役蠲其賦歛以仁心行仁政而恵養之而已矣我皇祖之得天下也以仁觀藍玉奏徵凉州衛民田租皇祖以其附籍雖久貧民未甦而必俟之豐年非其仁人之政發於仁心者乎所以安其來者至矣聖子神孫所宜憲章焉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山東布政司言登萊諸郡今歲雨水傷麥其累歲所逋税乞令民以他物代輸命户部議

所以寛貸之者户部以國用不足為言仁宗曰君民一體民貧不可不恤宜從所言其永樂二十年以前所逋稅悉蠲之二十一年稅令以鈔代輸

臣若水通曰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山東水災發政施仁莫先於此時也户部以國用不足為言葢未知為德為民之道矣既而逋稅之蠲輸鈔之令出自淵衷皆發於君民一體之仁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於民有饒裕之休國無匱乏之慮何嘗不利哉實

聖子神孫萬世守成之程度也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尤甚田盡渰沒時上益明察凡事臣下莫敢發端一日李賢因召對從容為言上曰為之奈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安得蘇息於是詔令被災州縣申報巡撫巡按官災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

臣若水通曰此我英宗皇帝蠲租之詔也皆發於一念恤荒愛民之仁可謂至矣夫漢文帝時或賜民田

租之半或盡除之唐宋諸君亦多行焉然有名而無實者往往而是或先期而取盈或已徵而報免或黄放而白催上有虚名民無實惠則亦何益之有哉伏惟聖明其垂察焉萬一或有遇此而使有司不以虚應故事可也

格物通卷九十四